

第四十节的隐秘历史——第三十一篇

以西结第十二篇

Jeff Pippenger

2026-09-20

上一篇文章以如下段落作结：“313年的盟约婚姻,象征教皇权势与美国——启示录第十七章十王中居首之王——的最终盟约婚姻;美国乃一有两角之权势,预表于法国那有两角之权势.始于496年克洛维的历史,并最终导向533年查士丁尼的谕令与538年教皇权的登基,这段历史乃是1989年至星期日法令之历史的象征。”

罗纳德里根由496年的克洛维所预表,而唐纳德·特朗普则由533年的查士丁尼所预表.查士丁尼的谕令颁布于教皇制于538年登上宝座之前五年,而《米兰敕令》则早于321年第一道星期日法令八年.该谕令与敕令二者都相对应,作为先于星期日法令之路标.

里根

1870年,意大利军队攻占了罗马(1870年9月20日).教皇国作为一个领土国家不复存在,教皇庇护九世遂成为“梵蒂冈的囚徒”.由于不再有任何被承认为主权国家的教皇领土,美国(如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不再以教皇作为世俗统治者而与其维持正式外交关系.1951年10月,哈里·S·杜鲁门总统提名马克·W·克拉克将军出任美国驻梵蒂冈大使.许多新教教会和组织迅速提出强烈反对,认为此项任命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1952年1月,克拉克将军撤回了其提名.

1984年1月10日,罗纳德里根总统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正式同意在美国与圣座之间建立全面外交关系.1984年4月9日,威廉·A·威尔逊(其时已担任里根的私人代表)递交国书,成为美国首任驻圣座大使.

从1951年至1984年的三十三年间,新教对天主教的抵抗消散了.公元496年为教皇制度站立之“膀臂”所象征的,就是1984年至1989年间的里根.克洛维斯代表那拦阻教皇制度重新掌权之宗教(异教)被除去;到了1984年,新教对教皇制度兴起的抵抗也已被挪去.“常献的”(异教)已经被除去,而保罗将这异教对教皇制度之抵抗被除去一事称为“离道反教”.

由君士坦丁大帝及313年至538年这段历史所代表的那个妥协的象征性教会,表明了一个教会与世妥协并发生背道的时期.由“508”所代表的宗教,先前曾抑制教皇权势的侵扰,乃是美国新教徒背道的预表.里根由克洛维所代表.496年,克洛维将他的“权柄”交给了教皇制度,从而预表了在里根执政年代所成就的那一“神圣同盟”.克洛维也代表了508年“常献的”被除去.508预表1984年.

“这种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妥协,导致了预言中所预告之‘那大罪人’的发展;他敌挡上帝,并高抬自己,超过上帝.那庞大的虚假宗教体系,乃是撒但权势的杰作——是他企图坐上宝座、照自己的意旨统治全地之努力的纪念碑.”《善恶之争》,50.

里根在1983年的一次演说中以“邪恶帝国”著称于世地称呼苏联,并将无神论共产主义视为一种深重的道德与属灵威胁.他与若望保禄二世结成了亲密的个人与政治伙伴关系,共同对抗

苏联共产主义.两人都以道德、甚至天意的眼光看待这场斗争;里根私下曾谈到一个旨在推翻共产主义的“神圣计划”.里根对法蒂玛显现怀有兴趣(即那关于“俄罗斯将传播她的谬误”的警告),而这两位领袖也曾讨论他们共同的感受:上帝保全了他们的性命(两人都在1981年刺杀未遂事件中幸存),乃是为着一个与击败共产主义相关的目的.

基督的门徒

里根是在“基督门徒会”宗派中长大的;该宗派的创始先贤曾直接教导说,天主教的教皇就是敌基督.亚历山大·坎贝尔是基督门徒会早期最杰出的领袖,他一再指认教皇制度为敌基督.在辩论与著述中,他主张,《但以理书》第7章中的小角、《启示录》第13章中的兽,以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中的那大罪人,都是指向罗马的诸位教皇.他在公开辩论中也运用这些认定(包括1837年与天主教主教约翰·B·珀塞尔的辩论).巴顿·W·斯通称教皇的统治为真正的敌基督和“那大罪人”.沃尔特·司各特(该运动另一位早期布道家)写道,那大罪人,就是罗马教皇,必在基督教会中兴起,并高抬自己,高过神.

里根的母亲内尔是基督门徒会的一位虔诚成员,也是他童年时期主要的宗教影响.里根十一岁时在伊利诺伊州迪克森的基督门徒会教会受洗,并在青少年时期积极参与该教会的事工(包括教授主日学).他就读于尤里卡学院;该学院隶属于基督门徒会.

“凡在理解这道上陷于混乱、未能看明敌基督之意义的人,必定会把自己置于敌基督的一边.如今我们已没有时间与世界同化.”《克雷斯文集》,105.

里根乃由克洛维所预表,也由君士坦丁大帝的妥协所预表.里根也是自1989年末时以来最后八位总统中的第一位.作为最后八位总统中的第一位,他预表唐纳德·特朗普;特朗普正如里根一样,对教皇权的真实目标以及教皇权究竟是谁,怀有极深的混乱.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阿摩司书 3:3.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借条约而成的婚姻,发生在始于1989年末时的那段历史之中,并终结于唐纳德·特朗普的历史时期.

“在现今美国所进行的一切运动中,凡是要为教会的制度与礼俗争取国家支持的,新教徒就是在步罗马教徒的后尘.更有甚者,他们乃是在为教皇制度重新在新教的美国取得其在旧大陆所失去的至尊地位而敞开门户.”《善恶之争》,573页.

313年的婚约与《米兰敕令》与533年的历史彼此吻合,而查士丁尼于533年所颁布的法令,将再次由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政权付诸实行;这个政权已不再明白:把教皇权势认定为一个基督教机构,充其量是自相矛盾,最糟则是致命的迷惑.

教会与国家

公元前457年,亚达薛西的第三道谕令恢复了国家主权,涵盖政治与宗教两方面的权柄.

至于你,以斯拉啊,要照你手中你神的智慧,设立士师和审判官,审判河西的一切人民,就是一切明白你神律法的人;至于那些不明白的人,你们要教导他们.凡不遵行你神之律法和王之律法的人,当速速施行审判于他,或置之于死,或流放,或没收财产,或囚禁.以斯拉记 7:25, 26.

第三道谕令授予执行审判与刑罚的权柄,涉及上帝的律法与王的律法.这道谕令标志着二千三百年预言的开始;该预言于1844年10月22日告终,那时基督忽然来到祂的殿中.它也标志着另一段二百五十年预言的开始;该预言于公元前207年结束,处于公元前217年拉菲亚之战与公元前200年帕尼乌姆之战之间的那段历史之中.公元前457年民事与宗教主权的双重复兴,显明了一个双重的阿尔法,而这双重的阿尔法又各自得到两个欧米伽的应验.这两个欧米伽的应验都代表着一道关闭的门;一道是为新教之角,另一道是为共和党之角.

第一个二千三百年的预言代表上帝的律法,而那二百五十年的预言则代表王的律法.这两个预言标明了启示录第十三章中地兽之上的新教主义之角与共和主义之角.地兽的共和主义之角被置于但以理书十一章十一至十六节的中间.拉菲亚与帕尼乌姆之间那十七年的时期,被主前457年第三道敕令之双重预言中的一角所交切.这双重预言既指明最终立约之民的审判,也指明那立约之民所扎根之国家的审判.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不属他们的地上,并要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服事的那国,我也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出来.” 创世记15:13、14.

在《以西结书》中,公元1844年10月22日乃由公元前573年10月22日所预表.一个日期标明查案审判的开始,另一个日期则标明禧年号角在审判过程之始与其终结时的吹响.这两个日期彼此对应,且都表明一道关闭的门.1844年代表圣所前殿之门的关闭,那时基督进入至圣所.公元前573年则表明人类恩典时期的结束,届时那些已经蒙救赎的罪之奴仆得着释放,并得着新地为居所.

若他在这些年间没有被赎回,到禧年他和他的儿女都要一同出去.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他们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仆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未记25:54, 55.

两个十月二十二日都代表那即将来到之星期日法案的关闭之门.赐给复临信仰的恩 probation 期始于1844年,并终于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案;赐给美国的恩 probation 期也终于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案.这两个终结都与十月二十二日相一致,亦即与二千三百年和二百五十年这两个见证相一致.

拉菲亚与帕尼翁之间那终结于历史中的二百五十年,将这两场战役之间的时期划分为两个象征性的数字,而这两个数字合在一起,各自具有其独特的含义.拉菲亚之后十年——拉菲亚意为边境之地——以及帕尼翁之前七年;帕尼翁乃是一场在平原上进行、并以围攻告终的战役.十与七作为象征,藉着若干见证指明那龙的权势.主前207年在预言上将特朗普——即地兽的象征——置于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与第十五节之间,预备发声如龙,正如数字十与数字七的结合所表明的那样.

十七亦具有象征意义,并且它把从拉菲亚到帕尼乌姆的历史,扩展到帕尼乌姆之后,也扩展到拉菲亚之前.托勒密四世·菲洛帕托尔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4年作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王,并于公元前217年在拉菲亚击败安条克·马格努斯.托勒密在拉菲亚之前开始作王,并且他共作王“十七”年.数字十七代表一段历史时期;这段时期始于拉菲亚之前,延伸越过帕尼乌姆之战和西顿之围,直到由330年所表征的人类恩典时期的终结.关于士每拿教会之时期的那二百五十年预言,始于64年,并终于313年的《米兰敕令》与婚约.

君士坦丁大帝代表别迦摩教会的历史,而那段历史始于313年,终于538年.公元313年两百五十年预言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十七”年,包含三个路标.313年是《米兰敕令》,321年是第一道星期日法,而330年则以帝国的分裂为标记.330年代表最后的星期日法,并以此标示人类恩门关闭.故此,数字十七开始于拉斐亚之前,并结束于帕尼乌姆与西顿的军事战役之后很久.《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代表美国的星期日法.

士每拿的预言指出了围困的记号,而这正是以西结警告信息的核心.那先于星期日法令的路标,正如耶路撒冷毁灭的两幅图解所表征的,乃是围困;但它同时也是《米兰敕令》,因为《米兰敕令》开启了兽像形成的过程.

在围困之时,将发生一场条约婚礼的行列.这是始于里根时期之婚礼行列的分形预表,如同496年的克洛维所预示;但那通向婚礼的最后行列则始于围困之时,并与查士丁尼于533年所颁布的敕令以及313年的《米兰敕令》相对应.这两个路标都先于星期日法.313年先于321年第一道星期日法,而533年的敕令则先于538年奥尔良第三次会议所制定的星期日法.某种立法将应验查士丁尼敕令与《米兰敕令》的预言性特征,同时,某种象征性的条约婚礼也将被设立.

当那道法令颁布之时,预备已为时太晚,因为恩典时期之门必向那新教之角关闭,正如当初在埃及第一次逾越节时那门被关闭一样确实无疑.此后,星期日法——下一个路标——所表明的,不仅是兽像已经完全形成,也表明兽印的强制施行.星期日法标志着共和党之角、即《启示录》第十三章中的地兽之恩典时期的终结,其确定无疑,正如逾越节之后法老和他的全军都死在红海中一样.

那以公元前207年为终点的二百五十年,指明了唐纳德·特朗普;他由安条克大帝所预表,正为即将到来的战役作准备,这场战役始于帕尼翁平原,终于西顿之围.帕尼翁战役之后,托勒密王朝的统帅、埃托利亚人斯科帕斯率领约一万名幸存士兵逃入西顿城.安条克追击他,并围攻西顿.亚历山大的托勒密政府派出一支援军,但未能奏效.斯科帕斯面临饥饿,被迫交出城池.安条克准许斯科帕斯离去;斯科帕斯后来返回埃及,最终因叛国与侵吞公款之罪名被处死.西顿之围完成了安条克在帕尼翁之后对中叙利亚的征服.

怀爱伦姊妹称乌利亚·史密斯的《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为“上帝扶助的手”.史密斯在他对《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的注释中,指出了安提阿古所采取的两步行动.

埃及幼王的教养,乃由罗马元老院托付于 M. Emilius Lepidus;后者又委任该朝廷一位年老而富有经验的大臣 Aristomenes 为其监护人.他首先所采取的举措,乃是防备由结盟的两王——Philip 与 Antiochus——所威胁的入侵.

“为此,他派遣埃托利亚名将斯科帕斯——当时效力于埃及人——前往其本国征募援军.军队装备完毕之后,他便进军巴勒斯坦和科勒叙利亚（当时安提阿古正在小亚细亚与阿塔罗斯交战）,并使全犹太都臣服于埃及的权下.

“于是,局势便被带到了足以应验我们面前这节经文的地步.因为安条克在罗马人的命令之下停止了与阿塔罗斯的战争,便迅速采取行动,要从埃及人手中收复巴勒斯坦和科里叙利亚.斯科帕斯被差遣去抵挡他.两军在约旦河源头附近相遇.[Panium] 斯科帕斯战败,被追击至西顿,并在那里遭到严密围困.埃及最有才能的三位将领,率领他们最精锐的部队,被派去解围,却未能成功.最后,斯科帕斯在那瘦削而无形的饥荒幽灵之中,遭遇了一个他无力

抗衡的仇敌,只得被迫投降,仅以保全性命这一可耻的条件为代价;于是,他和他的一万名士兵获准离去,却被剥夺一切,赤身露体.这里便是北方王攻取最坚固城邑之事;因为西顿无论在地势上还是在防御工事上,都是当时最坚固的城邑之一.这里也显出了南方兵力无力抵挡,以及南方王所拣选之民也同样失败;即斯科帕斯和他的埃托利亚军队.”《但以理书与启示录》,257、258页.

终止于公元前207年的那二百五十年,指认了唐纳德·特朗普.终止于313年的那二百五十年预言,连同东西方以条约联姻以及《米兰敕令》,所指认的是美国兽像的形成.别迦摩教会始于313年,代表了一段历史:基督教在教皇权势登上宝座之前,藉着与异教宗教的妥协而背道.别迦摩与313年,预表了美国兽像形成所代表的那种妥协.它所代表的,乃是基督教与教皇罗马之间的妥协,因为天主教的宗教无非就是披着基督教机构外衣的异教而已.始于1776年并于今年终止的那二百五十年预言,同样也是针对美国.因此,三段二百五十年的预言都涉及《启示录》第十三章地兽的某一先知性层面,并且三者都终止于数字十七所代表的预言线上.

星期日法案之时,就是美国如龙说话之时;而一个国家的说话,乃是其立法与司法当局的作为.

“一个国家的‘说话’,乃是其立法与司法当局的行动.”《善恶之争》,442页.

特朗普既非司法权威,亦非立法权威,因此那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乃是由国会制定完成.然而,任何对教皇权势提供支持的行动,都是星期日法的预表.公元533年的谕令与313年的敕令,标示出兽像形成之时期的开端.其结局便是那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而耶稣总是以起初说明终局,因此,特朗普若藉着一项行政命令,对《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提供任何“让步”,便可视为这一运动之阿尔法;而这运动惟有到了欧米伽才告终结,那时美国“将如此背弃其政体的原则,以致制定一项星期日法.”

“有许多人,甚至在那些参与这场推行星曜日强制法令运动的人当中,也看不见此举将要带来的后果.他们没有看出,自己乃是在直接打击宗教自由.有许多人从未明白《圣经》安息日的要求,也从未看清星期日制度所建立于其上的虚假根基.凡是支持宗教立法的运动,实际上都是向教皇权让步;因为教皇权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不断地攻击良心的自由.遵守星期日之所以作为一种所谓基督教制度而存在,乃是出于‘那不法的隐意’;而对它的强制推行,实际上就是承认那些构成罗马教最基要基石的原则.我们国家若这样背弃其政体的原则,以致制定星期日法,新教就在此举中与罗马教携手;这无异于赋予那长期虎视眈眈、伺机再度跃起施行专制暴虐之暴政以生命.”《教会证言》卷五,第711页.

任何“赞成宗教立法的运动,实际上都是向教皇制度让步之举”,而这些运动乃是在那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前发生的.

“强制敬拜这一日的法令必要传遍全世界.在有限的程度上,它已经发出了.在若干地方,民事政权正以龙的声音说话,正如那异教君王曾对希伯来被掳者说话一样.”《时兆》,1897年5月6日.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论述这些事.